

现代基督教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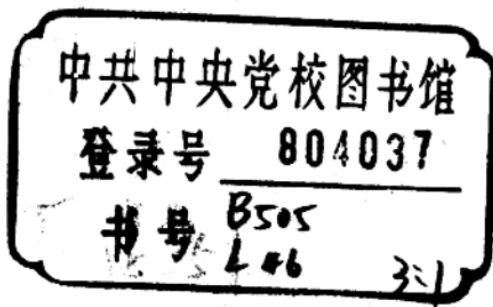
——从启蒙运动到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

(上 卷)

詹姆斯·C. 利文斯顿 著

何光沪 译

赛 宁 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成都

目 录

序 言	(1)
第 1 章 启蒙运动与现代基督教	(1)
第 2 章 理性的宗教	(20)
理性的超自然主义 (约翰·提罗特森; 约翰 ·洛克)	(25)
英国的自然神论 (约翰·托兰德; 马修·廷德尔) ...	(38)
法国的自然神论: 伏尔泰	(47)
德国的理性宗教 (H. S. 莱马卢斯; G. H. 莱 辛)	(59)
第 3 章 理性宗教的衰落	(76)
让·雅克·卢梭	(77)
约瑟夫·巴特勒	(91)
大卫·休谟	(101)
伊曼努尔·康德 (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理性 信仰的道德基础; 合理的信仰与基督教)	(126)

第4章 基督教与浪漫主义	(153)
浪漫的传统主义与信仰主义	(162)
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理性、理解与信仰；经验与对圣经的解释）	(169)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论宗教的讲话；基督徒的宗教感情）	(180)
第5章 牛津运动与英国公教	(222)
英国公教复兴的开端	(224)
牛津运动的思想：克布尔·纽曼与皮由兹（教会的权威；关于信仰的理论；圣事的原则）	(238)
第6章 基督教与思辨唯心主义	(279)
G.W.F.黑格尔（黑格尔的早期神学著作；黑格尔关于基督教的概念）	(280)
A.E.比德曼	(311)
约翰·克尔德与爱德华·克尔德	(319)
第7章 黑格尔以后德国的基督教批判	(336)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35年的《耶稣传》）	(337)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把基督教归结为人类学）	(352)
卡尔·马克思	(370)
弗里德里希·尼采（“上帝之死”与重估一切价值；对基督教的批判；超人）	(382)
第8章 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圣经批判与达尔文主义	(408)
《论文与评论》（威廉斯与古德温的论文；乔伊	

特的“论圣经的解释”；该书的流传）	（410）
关于达尔文主义的论战（达尔文之前的形势；达 尔文的理论；达尔文理论的传播：俄布雷·莫尔， 查尔斯·霍吉与莱曼·阿波特）	（435）
第9章 利奇尔神学与新教自由主义	（477）
阿尔布列希特·利奇尔（利奇尔的实践的宗教观， 价值判断的理论与历史上的耶稣基督；基督其人 其事）	（480）
阿道夫·冯·哈那克	（502）
沃尔特·饶申布什	（512）
第10章 天主教：现代派与自由派	（526）
天主教现代主义（阿尔弗雷德·卢瓦絮；乔治·特 列尔与爱多瓦·勒卢瓦；天主教现代主义的结 果）	（533）
自由派英国公教（《世界之光》；《公教与批判 的论文集》）	（571）
第11章 新正统主义	（583）
对基督教的新的历史理解（韦斯和施韦策尔的末 世论解释；宗教史学派；形式批判）	（584）
危机神学的根源	（600）
索伦·克尔凯郭尔（生存之辩证法；信仰与 绝对悖论；真理即主体性）	（603）
卡尔·巴特（巴特的上帝之道神学的基本主 题；巴特神学的后期方向）	（632）
第12章 基督教生存主义	（673）
生存主义的关键性主题（生存先于本质；对	

理性的客观性的批判；本真的与非本真的生 存)	(675)
马丁·布伯	(684)
加布里尔·马塞尔	(690)
保罗·蒂里希(生存的出发点；人的生存处 境；存在本身，启示，新的存在)	(695)
鲁道夫·布尔特曼(上帝的行动与信仰； “新约”之非神话化)	(727)
第13章 新托马斯主义	(750)
托马斯主义的形而上学	(756)
雅克·马里坦(人类中心的人道主义之病 症；圣托马斯的基督教哲学；托马斯主义的生 存主义；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完整的 人道主义)	(762)
E. L. 马斯科尔(上帝“存在”的证明；类比 理论；上帝之性质；神的超然独立性的教义)	(790)
第14章 美国经验主义与自然主义神学	(815)
美国的经验主义神学：道格拉斯·克莱德· 麦金托什(麦金托什的方法；规范的神学与 基督教信仰)	(818)
美国的神学自然主义：亨利·纳尔逊·韦曼 (韦曼的激进的现代主义；关于上帝的理 论；耶稣与创造性事件)	(837)
第15章 基督教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之后的美国 神学	(870)
H. 理查德·尼布尔(对诸神的信仰与对上帝	

的信仰；内在历史与外在的历史	(874)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人的本性；历史之戏剧；爱、公正与力量)	(891)
第16章 当代的某些趋势	(933)
激进的世俗神学	(935)
过程思想：一种新的基督教自然神学？	(946)
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的冲击	(961)
结语	(975)
索引	(978)

上 卷

下 卷

第 1 章

启蒙运动与现代基督教

伊曼努尔·康德曾说：“所谓启蒙，就是摆脱自己造成的依附地位。而依附地位意味着，若无他人指导，人便无力运用自身的理解力……*Sapere aude*^①！（要敢于去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②

“启蒙运动”一词，指的是欧洲历史中从三十年战争结束（1648年）到法国大革命这一段时期。在思想领域中，它常常表示从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1620年）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这一现代思想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把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与17世纪的科学革命结合起来，从而迎来了我们所说的“现代世界”。在此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人类的世界观发生了意义极其深远的普遍的变化。

^① 拉丁语，意为“敢于聪明起来”，语出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译者

^② I. 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L. W. 贝克翻译并编辑，芝加哥，1955年版，第286页。

很多历史学家确信，本书也这样认为，基督教思想的现代史，并非始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而是始于18世纪那一场以“启蒙”著称的运动。历史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整体。把历史按时期划分为一些彼此孤立的时代或世界观，决不可能完全成功。尽管如此，13世纪与16世纪的世界观之间的共同点，比起16世纪与19世纪的世界观之间的共同点来，还是要多一些，这么说毕竟不失为正确。从16世纪到19世纪，在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中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导致了同中世纪文明的决裂，迎来了现代的新纪元。

A. C. 麦克吉费特^① 曾这样来说明这一变化：

整个思想界和文化界都受到了改造。……对超自然力量的依赖，对外在权威的屈从，时间之从属于来世，事实之附属于教条……对人类之罪和世界之恶的阴暗意识，对实在所作的僵化解释，……关于事物只在死后的彼岸世界才能改善的信念——中世纪所特有的这一切，都被普遍地克服了，人们满怀对于自己的新的信心，带着对人类力量和成就的新的认识，带着对现存价值的新的评价，去面对人生^②。

发生于宗教改革与法国革命之间的，是两场意义深远的革命。首先是科学的变革，它是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工作的结果。它使人丧失了在世界中的传统地位和价值，使人认识到自己

^① A. C. 麦克吉费特 (A. C. McGiffert, 1861—1933年)，美国教会史家与教育家。——译者

^② 《现代宗教观念的兴起》，纽约，1921年。

在一个浩瀚的、机械的宇宙中是“既崇高而又卑微的”。其次是笛卡尔的革命。笛卡尔使得哲学的第一原理以及一切科学的模式成了可疑的东西。这两场革命合在一起，使得人类对于自己，对于自己在世界中的处境的理解，产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变。

在17和18世纪，一种与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化迥然不同的世界观有了发展，它难以觉察，但却无所不在。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个新的现代时期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一种挣脱神学控制的文化。启蒙运动标志着国家和社会从教权桎梏下得到解脱，标志着以世俗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正在兴起。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论和规范，不再出自圣经启示或教会权威，而凭借自然理性和社会经验独立地得出。启蒙运动以及18世纪以来现代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西方文明与教会权威和神学教条日益分道扬镳。

构成这整个运动的基础的，是对于人类自身力量的一种更新了的意识与信心，是对于人类此世生活的赞美、关切与希望。理性取代启示，而成为最高的上诉法庭。结果，神学就面临着这样一种选择：要么调整自身以适应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并由此承担迁就世俗化现象的风险；要么抗拒来自文化方面的一切影响，在现代世界中应付生活的挑战时，变成一种基本上是反动而又无效的东西。因此，现代基督教的历史，往往被视为西方世界世俗化的历史^①。

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②曾经告诫我们说，如果想要理解

^① 参见J.H.尼科尔斯：《基督教史：1650—1950年》（纽约，1950年）等书。

^② 卡尔·贝克尔（Karl Becker，1873—1945年），美国历史学家，早期美国思想史与18世纪启蒙运动史家。——译者

一个时代的内在精神，那么我们就应该寻找某些“其本身固有的词汇”。概观一下启蒙运动所通用的某些“其本身固有的”词汇，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时代的一幅更清晰的图景，就能够更敏锐地意识到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这份遗产在我们当代的生活中，仍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因素。

自 律

首先，启蒙运动所标志的不是别的，正是对权威主义的反叛，是个人理性与良知作为真理与行为的主要仲裁者的兴起。每一个时代都产生过自己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根据个人的良知，向当时公认的权威提出挑战。而启蒙运动的特点则是，这种自律理性的精神之传播，远远超越了理智的立法者们的限制，具体说来，它已在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当中到处蔓延了。

“自律”一词 (autonomy, 由auto即“自己”加上nomos即“法则”合成)，意味着自己管理自己。它意味着“人摆脱自己造成的依附地位”。——摆脱若无外来的批准便不能思考不能想往的无能状态。约翰·洛克在描绘真心热爱真理的人时，表述了自律的思想。洛克说，真理真正的爱人“有一个无误的标志，即不接受其肯定性大于其证据的任何命题。不管是什人，只要超越了表示同意的这种尺度，那么很显然，……他爱真理就不是为着真理本身，而是为着别的目的了”^①。

启蒙运动的理想是，对于没有理性证据作为根据的任何信念，人有义务不予接受，也就是说，所依据的是自律理性的同

^① 《人类理解论》，A.S.普林格尔-帕提森编辑，牛津，1934年，第4卷，第19章。

意，而不是圣经或教会的权威。因此，所谓自律，就是理性与意志所拥有的自己给自己立法的能力。与自律相反的是他律^① (heteronomy, heteros意为“别的”、“其他的”)，是从外部把规范或权威强加于人，而一个人如果是自由的，即真正有理性的，他本不会把这种规范或权威加诸自身。因此，自律是一切真正的自由的基础。但自律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的自由，因为那就意味着使意志屈从于纯然个别的眼前的东西。相反，只有当个人的理性与意志符合于普遍的理性法则时，才能得到自律，从而得到真正的自由。显然，他律或奴役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在服从神圣诫命时，仅仅由于某些外部权威（即圣经或教会）要求服从这样一些法则——一些在自律的理性看来是专断地强加于人的法则。对于启蒙运动人士来说，上帝的意志或法则只能自律地遵循——即只有当神圣诫命可以转化为一般法则，这些一般法则又可以变成普遍的、合乎理性的行为原则时，才能得到遵循。于是，权威再也不能够仅仅从外部任意强加于人了，现在权威所依靠的，是它在理性上令人信服的内在能力。

理 性

18世纪以理性时代著称，这是不错的。然而支配这个时代的，是一种独特的理性。这不是古典型理性的理性。确实，百科全书派哲学家把理性主义者笛卡尔看作一个从盲目权威中⁴

^① 亦可译为“他治”、“非自治”。相应地，autonomy 亦可译为“自治”、“自主”。——译者

解放了思想的人。可是笛卡尔的理性太思辨太抽象了。启蒙运动的理性的原型，是培根和洛克的经验主义的实验性理性。所要求的是考察经验事实。理性被召来，是要按照当时自然科学的模式，发挥一种批判性的作用。正如卡西勒^①所指出的，在18世纪，哲学方法所摹仿的是牛顿的“哲理化法则”，而不是笛卡尔的《方法论》，所依据的是分析，而不是纯粹的演绎^②。伏尔泰这样告诫他的同时代人：“我们决不该作假设；我们决不说：咱们先来创设一些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我们要努力解释所有的事物。相反，我们应该说的是：咱们来精确地分析一下事物吧……”^③人们有了这种分析的新工具，就能够一遍又一遍地考察、衡量、筛选、比较种种事实，直到可以把真的与伪的、偶然的与必然的、特殊的与一般的一一区分开来为止。

理性不再是一份现成的遗产，一种理智的财富。现在它已被视为一种活跃的、进步的力量。人们已不再根据理性的效果把它定义为一种独特的实体，而是根据它的功能，根据它的分析与综合以及把事实与意见区分开来的能力来解释它。观念、信念、甚至我们对构成事实的那些因素的理解，都是变动不居的，然而，理性作为一种功能却永恒不变，无所不在。这是这个时代的伟大发现，也是这个时代的动荡不安和乐观主义的根源。因为不幸与苦难主要来自无知，所以人们相信，理性能够用它的光芒划破迷信和欺骗的黑暗，给人带来期待已久的光明

^① E. 卡西勒 (E. Cassirer, 1874—1945年)，新康德主义哲学家，马堡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译者

^② E. 卡西勒：《启蒙运动的哲学》，波士顿，1960年，第7页。

^③ 伏尔泰：《形而上学的特征》第3、5章，见卡西勒上引书第12页。

与幸福。

自 然

在启蒙学者看来，所谓“合乎理性的”东西，也就是“自然的”东西，即扎根于事物的本性^①之中的东西。把“合理的”与“自然的”等同起来，其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牛顿的新科学。在牛顿看来，自然规律是有秩序的、齐一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相同的。同样，在人类事务中，合理的也就是自然的，就是说，在千差万别的表面现象下边，隐藏着普遍共同的东西。这样一来，当务之急就是把那些由于人类偏离自然而产生的信念与活动全部抛弃。人已经变得不自然，已经成为种种受外界支配的^②影响——君主、教会、社会惯例——的受害者，这些东西摧毁了人的自由，败坏了人的天然的质朴。百科全书派的哲人们看起来很像莫里哀的《恨世者》中的阿尔塞斯特^③。他们渴望着“揭穿”这个时代的伪善虚假和矫揉造作，向往着奔向他们相信是自然的质朴的东西——人在堕落之前所处的状态。这种“自然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18世纪的想象力的一个极受珍爱的虚构。有些人认为，他们在古代，在人们只有一些容易满足的简单需要的那个富于田园气息的时代，发现了这种“自然状态”。洛克、狄德罗和另一些人认为，他们在一些遥远的地方，如中国、美洲和塔希提岛^④等地，发现了这种自

① “本性”与“自然”是同一个词 (nature)：可以互换。——译者

② 即“他律的”，——译者

③ 这是莫里哀创造的一个“愤世嫉俗者”的典型。——译者

④ 南太平洋社会群岛的主岛；社会群岛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一部分。——译者

然状态。因此到处流传着这样一种信念：在那些遥远的土地上，
5 存在着一个“高贵的野蛮人”的社会，他们比欧洲人优越，因为他们的生活是与自然和谐的。甚至连持怀疑论的伏尔泰都认为，孔夫子就是理性的自然人质朴无华的例证。他哪里知道，孔夫子实在是一个非自然的城里的贵族！

自然及其理性法则被尊崇，甚至被神圣化到了何等程度，可以从霍尔巴赫^①的赞歌《自然的体系》中很清楚地看到：自然对人叫道——

啊，你要敢于挣脱那迷信的桎梏……，痛斥那些篡夺了我的特权的空洞理论；回来接受我的法则的管辖。……只有在我的帝国之中，才有真正的自由在进行统治。……那么，回来吧，我的孩子，回到养育你的慈母的怀抱里来！离我而去的人啊，让你游移不定的脚步，返回到自然之中。她将为你的苦难而抚慰你；她将从你的心中，驱除那令人战栗的压倒你的恐惧。返回自然，返回人性，返回你自身来吧^②！

这段话作为“回头浪子”的寓言^③的自然主义替代品，倒是很不错的。

^① 霍尔巴赫 (Holbach, 1723—1789年)，德国男爵，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派。——译者

^②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第2部，第14章。

^③ 西方著名寓言，出自《新约·路加福音》第15章。——译者

社会向善论的乐观主义

自然不仅反映出高度合乎理性的单纯性，而且还反映出秩序与规则性。牛顿发现了自然的美丽的对称——一种并非常常是判然分明的秩序与和谐。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直接从自己的观点看来是邪恶或混乱的东西，从事物的总的秩序看来却并非如此。一个从远处看来确乎是灰暗的东西，凑近细看时也许是一朵玫瑰色的石竹花。我们的目光太有限了，不能够看明白复杂的整体。亚力山大·蒲伯^①曾经这样提醒他那时代的人们：

一切都只是那唯一的伟大整体的部分，自然是它的身体，上帝是它的灵魂……整个自然界只是你所不了解的艺术品，所有的偶然性，都受到你所看不见的指引；你不理解的和谐，看来是万象纷纭，局部有罪恶不幸，良善却普遍长存；若无骄傲狂妄之情，使理性误入迷津，现存者无不正当，此理实真确彰明^②。

在蒲伯看来，世界就好像伦勃朗^③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充满了阴影和可怕的黑块。可是，如果我们不光是专注于那些巨大的黑块，而且还注意到整幅油画，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阴影对

^① 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年)，著名英国诗人。——译者

^② 引自H.F.卡雷编辑《诗集》中第一封书信，“论人类”，伦敦，1872年。

^③ 伦勃朗(Rembrandt, 1606—1669年)，著名荷兰画家，以光与暗的强烈对比为其作品特征。——译者